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巨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巨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87590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87598

出版时间：2011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 保罗·奥斯特

页数：284

译者：焦晓菊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“六天前，一名男子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一条公路边将自己炸死……”这个由彼得·阿伦讲述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，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挚友本杰明·萨克斯。
十五年前的一场作品朗读会，让两人结为莫逆之交，并在创作上相互提携。
萨克斯拥有令彼得嫉妒的婚姻，拥有令彼得羡慕的智慧。
然而一次意外的坠楼事件差点要了萨克斯的命，之后他就失踪了。
再次见面时，彼得发现萨克斯就是破坏全美各地自由女神像的“自由幽灵”。
现在，彼得必须将导致萨克斯之死的人生线索拼接起来。
他惟一的目标，是在案件调查员公布所谓的“真相”报告前，抢先将事实经过讲述出来。

作者简介

保罗·奥斯特（Paul Auster，1947—），生于新泽西州的纽渥克市。
在哥伦比亚大学念英文暨比较文学系，并获同校硕士学位。
奥斯特于1990年获美国文学与艺术学院颁发“莫顿·道文·萨伯奖”，1991年以《机缘乐章》获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提名，1993年以《巨兽》获法国麦迪西文学大奖，2006年10月获颁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。
作品除了小说《月宫》、《纽约三部曲》、《幻影书》、《神谕之夜》、《密室中的旅行》等，还包括回忆录《孤独及其所创造的》、评论集《饥渴的艺术》及诗集《烟灭》。
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。

章节摘录

我们初次见面，是在一个下雪天。
在那之后，已经过去十五年了，但我仍然能够随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。
我忘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与萨克斯的那次会面，就跟自己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清楚。
那是2月或3月的一个周六下午，我们俩应邀到西村的一家酒吧，为自己的作品做联合朗诵会。
我从未听说过萨克斯的名字，但给我打电话的人匆匆忙忙，没时间在电话上回答我的问题。
“他是个小说家，”她说，“他的第一部小说两年前出版。
”她是周三晚上打的电话，距预定举行朗诵会的时间仅三天，她的声音有种近乎惊慌失措的语气。
本来诗人迈克尔·帕尔默要参加周六的朗诵会，他刚刚取消了纽约之行。
她想知道我是否愿意暂时代替他。
这算是拐弯抹角的邀请，但我告诉她我愿意去。
那时候我发表的作品还不多——只在一些小杂志上发表过六七篇短篇小说，再就是少量普通的文章和书评——人们还没到非要听我朗读这些东西的地步。
就这样，我接受这个疲惫不堪的女人的提议，在接下来两天里，我自己也陷入恐慌，狂乱地从我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中搜寻一点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搜寻一篇好得足以向满屋陌生人显露的豆腐块。
周五下午，我去几家书店询问萨克斯的小说。
在我与他见面之前，我似乎最好应该先对他有所了解。
但那本书已经是两年前的老书了，几家书店都没有库存。
天公不作美，偏偏周五晚上从中西部刮来一场大暴雪，到周六早上，城里的积雪就有一英尺半那么厚了。
这时，理智的做法是联系那个打电话给我的女人，但我傻乎乎地忘了问她的电话号码，我等到下午1点多还没接到她的消息，便认为自己应该尽快进城去。
我把自个儿包裹在大衣和防水套鞋里面，将我最新的一篇小说手稿塞进上衣口袋，然后便艰难地走到滨河公路，朝位于第一一六大街和百老汇的地铁站走去。
那时天开始放晴，但大街和人行道上都堆满了雪，路上几乎没有车辆。
几辆小轿车和卡车被扔在路缘高高的雪堆里，不时会有一辆孤单的车子举步维艰地驶过，每次司机遇到红灯想停车都会打滑失控。
通常我很喜欢看这种混乱场面，但那天的天气实在太冷，我都不敢从围巾里探出鼻子来。
天亮以后，气温直线下降，到这会儿，空气寒冷刺骨，从哈德逊河上刮来阵阵狂风，实际上是风推着我走过大街。
到我抵达地铁站时，我已经快要冻僵了。
不管怎样，地铁似乎仍在运行，这让我感到吃惊。
当我走下台阶买车票时，我还以为朗诵会将照旧举行。
下午2点10分，我总算到达纳什酒吧。
这里仍在开门营业，但在我的眼睛适应室内的阴暗后，我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
一个穿着白色围裙的男侍者站在吧台后面，有条不紊地用红毛巾擦酒杯。
他肌肉发达，大约四十岁。
他凝神注视着我走上前去，仿佛为我打破他的寂寞而觉得有些遗憾。
“大约二十分钟后，这里是不是有场朗诵会·”我问道。
话一出口，我就感觉自己像个傻瓜。
“取消了，”那个侍者说，“今天外面到处是雪泥，不大可能举行。
诗歌虽然美妙，也不值得为它冻掉屁股啊。
”　　我坐到高脚凳上，要了一杯波旁威士忌。
在雪地里走了一趟，我到现在还冻得直哆嗦，在冒险走出门外之前，我得先暖暖身子。
我两口就喝光了这杯酒，接着又让侍者斟满一杯，因为第一杯尝起来挺不错。

就在我喝第二杯波旁时，又一位顾客走进酒吧。
他是位特别瘦削的高个儿青年，狭长的脸上留着一副棕色的大胡子。
我望着他，他在地板上跺了几下靴子，拍了拍戴着手套的双手，因为寒冷而发出沉重的呼吸声。
毫无疑问，他的样子显得有些奇怪——他矗立在那里，穿着件破旧的外套，头上戴着一顶纽约尼克斯队的棒球帽，再用一条藏青色的围巾从上到下将帽子和下巴包裹起来，以保护耳朵。
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个牙疼的人，或者像个饿得半死的俄国士兵，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郊外。
这两个形象飞快地从我的脑海闪过，第一个滑稽，第二个凄凉。
尽管他的整套服装可笑，他的目光里却有些狂热，那种热烈能抑制任何嘲笑他的欲望。
他很像伊卡博德·克兰[1]电影《无头骑士》里的人物。
——译者注。
下同[1]　，或许吧，但也像约翰·布朗。
一旦你忽视他的装束，忽视他如篮球队前锋般瘦长的身材，你就会看到一个迥然不同的人：这个人把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，脑子里仿佛有一千个齿轮在转动。
　他在门口站了片刻，审视空荡荡的房间，然后朝侍者走去，提出一个问题，跟我十分钟前所提的问题差不多。
侍者的回答也跟我得到的差不多，不过这次用拇指做了个手势，朝我所在的吧台末端指了指。
“那位来这里也是为了朗诵会，”他说，“或许今天纽约只有你们俩才会疯狂到出门。
”　“不完全是，”那个用围巾裹着脑袋的人说道，“你忘记把自己也算进来了。
”　“我没忘记，”侍者说，“只是不能把我算在内。
您知道，我不得不到这里来，而你们不是非来不可。
就是这么回事，如果我不来，就会丢掉工作。
”　“不过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工作，”对方说道，“他们告诉我说，我会挣到五十美元。
现在他们又取消了朗诵会，我还得把地铁车费赔进去。
”　“哦，那么说可就不一样了，”侍者说，“如果预定你来朗诵，我猜也不能把你算在内了。
”　“现在全城就剩一位不必出门的出门人了。
”　“如果你们说的是我，”我终于加入他们的谈话，“那么你们的名单上可就空无一人了。
”　那个头上裹着围巾的人扭头对我笑道：“啊，如此说来，您就是彼得·阿伦了，对吗·”
“我想是的，”我说，“不过，如果我是彼得·阿伦，那么您肯定就是本杰明·萨克斯了。
”　“正是在下。
”萨克斯说着，发出一声自嘲的短促笑声。
他朝我坐的地方走过来，伸出右手。
“我很高兴您在这里，”他说，“我最近在读您的作品，一直盼望与您见面。
”　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——十五年前，坐在那个空荡荡的酒吧里，彼此为对方买饮料，直到我们俩都把钱花光。
那次见面可能持续了三四个小时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我们终于趔趔趄趄地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时，夜幕已经降临。
现在萨克斯已经死了，我发现，回忆他当时的模样，想起初次会面时他对我倾泻而出的慷慨、幽默和睿智，令我难以承受。
不管事实如何，我都很难想像那天和我一起坐在酒吧的人，就是最终在上周将自己毁于一旦的人。
对他来说，从彼到此的旅程必定十分漫长、恐怖、充满痛苦，想起这些我就忍不住想哭。
在十五年的时间里，萨克斯从生命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等他到达人生终点时，我怀疑他是否还知道自己是谁。
两端之间如此遥远，他不可能记得起点位于何处。
　“通常我总会设法跟上最新的形势。
”他说着，从下巴下面解开围巾，顺便取下棒球帽，脱掉棕色长外套。
他将这堆衣物扔到旁边的凳子上，然后坐下。
“在两个星期之前，我从未听说过你。

现在，突然之间，你一下子冒了出来，似乎到处都能看到你的名字。
首先，我偶然见到你对雨果·鲍尔日记的评论，我认为那是篇非常精彩的小文章，论述机敏而精到，对相关问题作出了绝妙的回应。
我并不赞成你的所有观点，但你能自圆其说，你对自己所站的立场非常严肃，我很敬重这一点。
我心里想，这家伙过于信奉艺术了，但至少他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，而且足够明智，承认可能存在其他观点。
接着，又过了三四天，邮递员送来一份杂志，我打开它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署着你名字的一篇短篇小说，《秘密代码》，就是那篇关于一个学生不断发现写在建筑物墙壁上的信息的小说。
我喜欢它，非常喜欢，读了三遍。
这个彼得·阿伦是谁·我想知道，他藏在什么地方·当那个叫凯西什么的人告诉我帕尔默放弃了朗诵会时，我建议她跟你联系。
”　　“这么说把我拖到这里来是你的责任了。
”我说道，他那些慷慨的称赞把我惊得张口结舌，只能作出这么无力的回答。
　　“唉，我得承认这没有按我们的想法进行。
”　　“或许这样也不坏，”我说，“至少我不用站在黑暗中，听我哆哆嗦嗦的膝盖互相碰撞。
总算还有点好处。
”　　“这么说是天公作美了。
”　　“不错，命运女神救我一命。
”　　“我很高兴你逃脱了折磨。
我可不想为此而良心受到谴责。
”　　“但是谢谢你让我受到邀请。
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事实上，我非常感激你。
”　　“我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感激。
我很好奇，迟早我自己也会跟你联系。
不过当时机遇从天而降，我觉得这种方式更优雅。
”　　“于是我就来到这里，跟皮尔里海军上将[1]原名罗伯特·皮尔里（RobertPeary，1856—1920），美国探险家，声称自己是第一个踏上北极大陆的人。
[1]本人一起待在北极。
至少我该请你喝一杯吧。
”　　“我接受你的好意，但有个条件。
你必须首先回答我的问题。
”　　“非常乐意，只要你告诉我想问什么。
我记得你好像没跟我提出问题。
”　　“我当然提问了。
我问你把自己藏在什么地方。
或许我搞错了，但我猜测你在纽约待的时间不长。
”　　“我以前住在这里，后来离开了，才回来五六个月。
”　　“你跑到哪里去了·”　　“法国。
我在那里生活了近五年时间。
”　　“这就是了，可是你究竟为什么想去法国生活呢·”　　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
我就想去个跟这里不同的地方。
”　　“你不是去读书·你不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什么热门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·”　　“不是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我挣的钱差不多仅够糊口。
”　　“老式的移居海外冒险记，是吗·年轻的美国作家前往巴黎，去寻找文化和漂亮女人，体验坐在咖啡厅里抽烈性雪茄的感觉。
”　　“也不是那样的。

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点畅然呼吸的空间，仅此而已。
我选择法国是因为我会说法语。
如果我会说塞尔维亚—克罗地亚语，说不定就去南斯拉夫了。
”　“于是你就离开，如你所言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
那么你回来是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呢．”　“去年夏天的一个早上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告诉自己说该回家了。
就是那样。
我突然觉得自己在那里待的时间够长了。
我猜是因为好几年没玩棒球了吧。
如果双杀和本垒打没有你的份，你就会觉得精神枯萎。
”　“那你还没有再次离开的计划吧．”　“没有，我想还没有。
不管我去那里是想证明什么，现在都觉得无关紧要了。
”　“或许你已经证明了。
”　“也有可能吧。
或许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。
或许我从头至尾使用的都是错误的措辞。
”　“好吧，”萨克斯说着，突然用手拍了拍吧台，“我现在就喝一杯吧。
我开始觉得心满意足了，这总是让我感到口渴。
”　“你想喝什么．”　“跟你一样，”他说，甚至懒得问问我喝的是什么，“反正侍者要过来一趟，那就让他再给你倒一杯，我们应该干一杯才对，这毕竟是你衣锦还乡，我们得按美国的样式欢迎你归来。
”　从没有任何人像萨克斯那天下午那样解除我的武装。
他从一开始就像个扫荡犯罪集团的执法人员，携风挟雨地横扫我最隐秘的地牢和藏身之处，打开一道道紧锁的大门。
后来我才了解到，这是他的典型举动，差不多是他在世间穿行无阻的经典例子。
没有拐弯抹角，没有拘礼客套——卷起袖子就开始交谈。
跟完全陌生的人拉话，直截了当地提出别人不敢开口的问题，并且十有八九不会惹人厌烦，对他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
你觉得他不了解人情世故，因为他没有丝毫难为情，他期望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坦诚。
然而，他的追根究底总显得不带什么个人色彩，仿佛他只是为了解决自己考虑的知性问题，并不是想和你建立个人联系。
这让他的言辞带有某种抽象意味，并且会激起信任，让你心甘情愿地把有时自己都不愿面对的事情告诉他。
他从不对自己碰到的任何人评头论足，从不高高在上地对待任何人，从不因为人们的地位而将他们分为三六九等。
酒吧侍者和作家都同样会激起他的兴趣，如果那天我没出现，他很可能会跟侍者聊上两小时，而同样那个人，我跟他说的话还不到十个字。
萨克斯不由自主地把交谈对象设想为非常聪明的人，因此将自己拥有的尊严感和尊贵感赋予对方。
我认为这是他最让我敬佩之处，他拥有发掘出别人最大优点的技巧。
人们往往把他当做邂逅的怪人，一个迟钝、刻板的人，心不在焉，总是因为一些含糊的想法，因为专注的事情，而分散注意力。
然而，一次又一次，他会显露出一百个专心致志的迹象，让你大吃一惊。
就像世上的所有人一样，他设法将各种互相矛盾的特点结合在单一而完整的外表中，只是，很可能他在这方面甚于他人。
不管他身在何处，都总是显得无拘无束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。
不过，我很少碰到谁像他这么笨拙，这么粗手大脚，这么不善于处理最简单的动作。
在那天下午的整个谈话过程中，他不断把酒吧凳子上的衣物碰到地上，至少有六七次，有一次，当他

弯腰捡衣服时，还把头撞到了吧台上。
可我后来却发现，萨克斯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。
他曾经是中学篮球队的主要投球手，这些年里，在我们俩玩的各种双人对峙游戏中，我最多只击败过他一两次。
他很饶舌，说话的方式常常显得随意，不过他的写作却以言简意赅、用语贴切见长，在使用流行语方面有真正的天才。
因此，他居然搞写作，这时常让我觉得迷惑。
他老是外出，老是被他人吸引，老是喜欢混杂于人群之中，我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写作这种孤独的职业。
但孤独也并不妨碍他，他怀着极大的自制力和热情投入工作，有时为了完成一个计划会一连蛰居数周。
按照萨克斯这样的个性，以及他让自己这些不同侧面保持活跃的独特方式，你绝不会想到他会结婚。
他似乎太不着边际，根本不适合家庭生活，他对谁都一视同仁，这种感情似乎也令他无法和任何人保持亲密关系。
但萨克斯很早就结婚了，比我认识的其他人都早，并且他让这桩婚姻保持了将近二十年。
而范妮看起来也不是特别适合做萨克斯的妻子。
如果他非结婚不可，我想像他妻子也是那种温柔和顺的贤妻良母，那种满足地站在丈夫阴影里的女人，投入地保护大男孩似的丈夫免受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烦扰。
但范妮压根儿就不是这种女人。
萨克斯的伴侣完全跟他是一类人，是个复杂而绝顶聪明的女人，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，萨克斯之所以能跟她一起过那么多年，不过是因为他为此竭尽全力，因为他拥有巨大的天才理解她，让她自己保持平衡。
萨克斯温和的脾气无疑有助于这桩婚姻，但我并不想过分强调他性格中的这个侧面。
尽管他温文尔雅，但他的思想却独断专横，有好几次在野蛮的冲动中大发雷霆，怒火爆发，确实很可怕。
这些愤怒与其说是针对自己关心的人，不如说是针对整个世界。
世间的愚行令他惊骇，破坏了他的欢快和好脾气，你有时能感觉到他内心积聚着深不可测的偏狭和轻蔑。
他写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有种执拗的、严阵以待的意味，这些年来，逐渐让他落下麻烦制造者的名声。
我想他是罪有应得，但归根到底这只是他个性中的一小方面。
很难对他下个定性的结论。
在这方面，萨克斯太不可预测，太豁达、狡黠，新想法太多，无法在一个位置保持太久。
我有时发现和他在一起非常疲惫，但绝不会无聊。
在十五年时间里，萨克斯让我一直充满活力，不断向我提出挑战，刺激我，当我坐在这里试图搞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时，我很难想像，没有他，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
“你将我置于不利地位，”说着，我从重新斟满的杯子里啜饮了一口波旁，“你几乎读过我写的每一个字，而我却没读过你写的一行字。
生活在法国的确有其好处，但无法随时了解美国出版的新书。
”“你没有错过多少，”萨克斯说，“我向你发誓。
”“但我仍然觉得尴尬，除了题目，我对你的书一无所知。
”“我要送你一本。
然后你就找不到借口不去读了。
”“我昨天到几家书店找过……”“那就是了，省下你的钱吧。
我大约有一百本，我很高兴摆脱它们。
”“如果我不会喝得烂醉，今晚就会开始拜读。
”“没必要着急。
不过是本小说罢了，你不该过于看重它。

”　　“我一直很看重小说，尤其是作者送给我的小说。
”　　“唉，这个作者写那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。
实际上，或许太年轻了，有时他都后悔出版那本书。
”　　“可是你计划今天下午在朗诵会上读它。
这么说它还不至于那么糟糕。
”　　“我并不是说它很糟糕，只是太幼稚了，仅此而已。
过于文学化，过于自作聪明。
我甚至难以想像自己现在会写出那种东西。
如果说如今我对它还有点兴趣，那只是因为写书的地方令我难忘。
书本身并不重要，但我觉得自己仍然留恋它诞生的地方。
”　　“那是什么地方．”　　“监狱。
我是在监狱开始写那本书的。
”　　“你是说真正的监狱．有紧锁的牢房和铁栏．衬衫前面还印着数字．”　　“是的，一所真正的监狱。
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联邦监狱。
我在那所‘旅馆’做了十七个月的房客。
”　　“我的天。
你怎么搞的，居然跑到那里去。
”　　“事情很简单，真的。
当他们招我入伍时，我拒绝参军。
”　　“你是出于良心反对服兵役吗．”　　“我希望是那种反对者，但他们拒绝了我的申请。
我敢肯定你了解这种事情——如果你属于某种宣扬和平主义且反对一切战争的教派，军方倒有可能考虑免除你的兵役。
但我并非教友派信徒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徒，事实上我也并不反对所有战争，我只反对那场战争。
不幸的是，他们就想让我参加那场战争。
”　　“但怎么会入狱呢．你还有其他选择，可以去加拿大、瑞典，甚至法国。
好几千人跑到那些地方去。
”　　“因为我是个顽固透顶的浑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我不想逃跑。
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。
除非我已经穷途末路，否则我就没法那么做。
”　　“于是他们就倾听你崇高的道白，然后还是把你关了起来。
”　　“当然，但值得那么做。
”　　“也许吧。
可那十七个月肯定很可怕。
”　　“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糟糕。
你在那里不用担心任何事情。
你能获得一日三餐，你不必自己洗衣服，你的整个生活都被预先安排好了。
你会为他们给你的自由感到惊讶。
”　　“真高兴你还能拿这开玩笑。
”　　“我不是开玩笑。
嗯，或许有那么一点。
但我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受苦。
丹伯里不是阿提克或圣昆丁那样的噩梦监狱。
大多数囚犯都是因为‘白领犯罪’进去的，比如贪污、骗税、做假账等。
我被送到那里算幸运了，但我的主要优势在于自己是有心理准备。

我的案子拖延了几个月，我知道自己会输，所以就有时间让自己接受入狱的想法。
我可不像那种伤心欲绝的家伙，闷闷不乐地数着日子过活，每晚上床睡觉之前都在日历上划掉一天。
我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要接受现实：这就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，老伙计。
我的生活圈子的边界缩小了，但我仍然活着，只要我还能继续呼吸、放屁、胡思乱想，我身在何处又有什么关系呢．”　　“不同寻常。
”　　“不，没有什么不同寻常。
这就像亨尼．扬曼说的笑话。
丈夫回家，走进起居室，看到烟灰缸里有支点燃的雪茄。
他问妻子是怎么回事，但她假装不知道。
满腹疑问的丈夫开始搜索房子。
他走进卧室，打开壁橱，发现里面有个陌生男人。
‘你待在我的壁橱里干什么．’丈夫问道。
那人哆哆嗦嗦，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，结结巴巴地回答说，‘我不知道，每个人都得有个地方待。
’”　　“好吧，我明白了。
但你待的那个壁橱肯定有些粗野的方面，不可能总是令人愉快吧。
”　　“确实也有若干危险的时刻，我承认。
但我学会善待自己了。
在我生命中，那是我的滑稽相貌发挥作用的时期。
没人知道怎么对待我，过了一阵子，我设法让其他大多数囚犯确信我发疯了。
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如果别人以为你是个疯子，他们会多么彻底地避免打扰你。
一旦你眼睛里有那种神色，它就能保护你避开麻烦。
”　　“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你想坚持自己的原则。
”　　“事情没那么坏。
至少我一直都明白自己为什么在那里面。
我不必用悔恨折磨自己。
”　　“跟你相比，我算幸运。
因为哮喘，我无法通过体检，并且再也不用考虑这事。
”　　“于是你去了法国，我去了监狱。
我们都去过某个地方，后来又都回到这里。
据我所知，我们现在还坐在同一个地方。
”　　“这也算看待那些事情的一种方式吧。
”　　“这是看待那些事情的惟一方式。
我们是殊途同归。
”　　我们又添了一巡酒。
然后一添再添，一次次注满酒杯。
侍者免费请我们喝了两杯，这个好意的举动很快得到回报，我们也请他喝了一杯。
随后，酒吧逐渐挤满了顾客，我们离开吧台，远远地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。
我们谈论的事情我没能全部记住，但我对那次谈话的开端比结尾印象深刻。
到我们离开前的半个钟头或四十五分钟，我们身体里装了那么多波旁酒，实际上，我开始觉得有麻烦了。
这种事情从未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不知道该怎样让眼前模糊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，每次我望着萨克斯，都会看到两个他。
眨眼也无济于事，摇晃脑袋只会让我更晕乎。
萨克斯变成拥有两个脑袋两张嘴的人，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酒吧时，我只记得，在我即将摔倒那一刹那，他用四只胳膊接住了我。
那天下午有那么多萨克斯或许不是坏事，当时我简直就是个沉重的负担，我怀疑一个人能否扛得动我。

我只能讲述自己知道的事情，自己的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。
除了范妮，我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萨克斯，但这并不能让我成为对其生活细节了如指掌的专家。
我遇到他时，他已经年近三十。
我们俩都很少谈到自己的过去。
对我而言，他的童年大部分仍是一个谜。
这些年来，他有几次偶然提到他的父母和姐妹，除此之外，我对他的家人一无所知。
如果条件允许，我现在愿意说说这些人中的几个，并尽可能地将许多认识上的空白填满。
但我所处的位置不允许我一一搜寻萨克斯的小学老师和中学朋友，采访他的表亲堂亲、大学同学和一起蹲监狱的人。
我没有足够时间去做这些事情，因为我不得不加快工作进度，我只能依靠回忆来记录往事。
这并不是说我的回忆应该受到怀疑，也不是说我了解的萨克斯的那些事情有任何虚假或污点，但我不想让这本书拥有它不具备的特征。
它没有任何确定无疑之处，它不是传记或详尽的心理描写。
尽管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中，萨克斯向我吐露了许多事情，我也只能说这本书是对他本来面貌的片面理解。
我想要讲述有关他的事实，尽可能忠实地记录那些回忆，但我无法否认自己有可能搞错，真正的事实有可能跟我想像的大相径庭。

编辑推荐

《巨兽》，与《月宫》《纽约三部曲》并称三大代表作；美国当代小说家保罗：奥斯特风格最强烈的政治寓言；美国图书馆学会最佳图书；法国文坛最高荣誉麦迪西文学大奖！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